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ИХ СУРГУУЛЬ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СУРГУУЛЬ
“МОНГОЛ СУДЛАЛ”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сэтгүүл

Боть XLIX (622)

DOI: 10.22353/ms20254901

从契丹文词汇探契丹语语系归属¹

吴英喆²

包珍青³

摘要：本文以已释读契丹文词汇为切入点，探讨契丹语语系归属这一存在属蒙古语族说、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混合语说等四种争议的问题。已释读契丹语词中汉语借词居多但对研究语系归属作用有限，其余的静词和部分动词，与蒙古语在读音、音义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或对应，尤其是十二生肖、数词的相似度较为明显。综合来看，契丹语归属阿尔泰语系无争议，且可能属蒙古语族语言。

关键字：契丹语 语系归属 契丹文词汇 蒙古语族

一、引言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其语言归属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学界主要有属蒙古语族说、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混合语说、突厥语族说以及满一通古斯语族说四种观点。其确切归属一直没有定论。这既与遗留下来的契丹语言资料过于稀少有关，也与契丹文字完全未被解读有直接关系。本文旨在从已释读契丹文词汇入手对契丹语的语系归属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综合前人研究观点，探讨契丹语与其他语言的亲疏关系，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于契丹语属蒙古语族说，爱宕松男（1956）认为契丹语等同蒙古语。关于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混合语说，白鸟库吉（1934）用女真语、满语中的数词与索伦语进行对比，用蒙古语数词与达斡尔语比较，验证了索伦语与通古斯语族、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的同源关系，从而推断契丹语是一种在蒙古语基础上杂入许多通古斯语元素的混合语；关于契丹语属于突厥语族说，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陈浩，2020）在他的论文《拓跋魏的语言》中，主要考释了史籍

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辽朝皇族契丹小字文献解读与民族文化遗产研究”（20BYY189）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传承与创新：新近发现契丹小字文献解读与原字拼写规律探索研究”（19YJC740054）。

² 吴英喆，男，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

³ 包珍青，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23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所记载的拓跋语，认为拓跋语属于突厥语族。尽管卜弼德没有进一步论证契丹语是否属于突厥语族，认为卜弼德的观点可归入这一类。关于契丹语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说，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J·Klaproth,1823）在其名作《亚洲史表》中认为契丹语属于满一通古斯语族；

目前，契丹语词的释读工作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其中汉语借词占比较高。然而，汉语借词在探讨契丹语与其他语言的亲疏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余的契丹语词主要分为两大类：静词和动词。静词和动词的读音与蒙古语的读音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现象在十二生肖名称、数词和代词中尤为明显。然而，就现阶段的研究状况而言，动词的释读面临着诸多困难，这也使得动词问题成为当前契丹语研究的重点之一。

二、已释读契丹语词

（一）汉语借词

已释读契丹语词有数千条，其中汉语借词居多，但对探讨契丹语语系归属问题作用不大。例如有 **𐰺𐰆 𐰺𐰏** l-ing g-ung（令公）、**𐰺𐰆 𐰺𐰏** huang ing q-i（黄应期）、**𐰺𐰆 𐰺𐰏** tai z-u（太祖）、**𐰺𐰆 𐰺𐰏** z-ie du shi（节度使）、**𐰺𐰆 𐰺𐰏** l-a-an l-ing g-un（兰陵郡）、**𐰺𐰆 𐰺𐰏** huang l-iu-ung fu（黄龙府）等。总的来说，虽然契丹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但由于这些借词主要是对汉语词汇的直接借用，在探讨契丹语语系归属问题时，难以提供有力线索。

（二）静词

（1）十二生肖

已释读的十二生肖名称有 **𐰺𐰆 ?-hu**（子鼠）、**𐰺𐰆 uni**（丑牛）、**𐰺𐰆 qa-ha-s**（寅虎）、**𐰺𐰆 tau-li-a**（卯兔）、**𐰺𐰆 lu**（辰龙）、**𐰺𐰆 mu?-or-o**（巳蛇）、**𐰺𐰆 m-ri**（午马）、**𐰺𐰆 em-ia**（未羊）、**𐰺𐰆 p-o**（申猴）、**𐰺𐰆 d-qo-a**（酉鸡）、**𐰺𐰆 n-qo**（戌狗）、**𐰺𐰆 uei**（亥猪）等。证明契丹语的十二地支名称与蒙古语之间的亲缘关系确实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现将与蒙古语、保安语、东乡语、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的读音进行比较，最终总结概括。

为便于对比查看，现将有关十二生肖的名称以表格形式呈现。（表1-1）

	契丹语 ⁴	蒙古语 ⁵	保安语 ⁶	东乡语 ⁷	达斡尔语 ⁸	东部裕固语 ⁹
鼠	? ʏ	χuluɣana	lu:ei	suidzɯɣan	aʃikʃa:n	xunlaɣ
牛	unj	üxer	økər	fugiəri/fugiə	xukur	hgor
虎	xayaas	bars	basə	basi	tasəy	barəs
兔	t‘aulia	taulai	təli	tauləi	taul	tu:li:
龙	lu	luu	ndzəg	luŋ	mudur	ələ
蛇	mʔəro	moyai	mөгəi	moкəi	moy	mөгəi
马	mri	mori	mərə	mori	moɣ	mɔ:rə
羊	ema	χoni	gəni/jimaŋ	goni/imaŋ	ima:	xɔ:nə
猴	p‘o	bečɪn/mečɪn	bəteŋ		mon	be:dzən
鸡	t‘axia	taxiy-a	təχa	tɕajə/tuɕa	kakra	dagqa
狗	noxo	noχai	nөгəi	noкəi	noɣ ^w	noɣqəi
猪	uei	γaχai	gagəi	quɕəi	gəyə	gagqai

十二生肖“子鼠”𐰇𐰏𐰪字的读音在契丹语中尚未解读、是否读? ʏ还需进一步验证。

清格尔泰教授为“丑牛”𐰇𐰏𐰪拟音为unj，与蒙古语作乳牛或母牛的 ᠤᠨᠢᠭ [uniə]同源。

十二地支的“寅虎”，小字记为𐰇𐰏𐰪，读音为xayaas，表示“虎”“帝兽”之义。

最初，清格尔泰等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为“卯兔”𐰇𐰏𐰪拟音为t‘aulia。蒙古语书面语中，“兔”为 ᠲᠠᠤᠯᠠᠢ [taulai]，这与上述𐰇𐰏𐰪的拟音比较接近。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为“辰龙”𐰇𐰏𐰪拟音为lu，这与蒙古语的发音一致，书面语中将其记作 ᠯᠤ [luu]、口语中读作 [lɔ:]。

“巳蛇”字𐰇𐰏𐰪在契丹语中读 mʔəro，需进一步验证。

“午马”𐰇𐰏𐰪的契丹语读音mri与蒙古语的 ᠮᠣᠷᠢ [mori]读音相近。

蒙古语里“绵羊”叫作 ᠬᠣᠨᠢ [χoni]，“山羊”为 ᠶ᠋ᠢᠮᠠᠭᠠ [imaya]，这么看来契丹语的“未羊”𐰇𐰏𐰪之读音ema与蒙古语中表示“山羊”的读音基本一致。

关于表示“申猴”的写法，直到1997年才在契丹小字墓志《姑》¹⁰中发现，

⁴ 契丹语拟音部分取自清格尔泰等(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⁵ 蒙古语读音取自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1999). 蒙汉词典.

⁶ 保安语读音取自陈乃雄.(1986). 保安语词汇.

⁷ 东乡语读音取自布和.(1983). 东乡语词汇.

⁸ 达斡尔语读音取自恩和巴图.(1984). 达斡尔语词汇.

⁹ 东部裕固语读音取自保朝鲁.(1985). 东部裕固语词汇.

¹⁰ 文中出现碑刻名称均使用其简称，全称附于本文最后.

其字形为𠂔及𠂔p-o-o。此外，𠂔及p-o作为另一种形式，亦表示“申猴”之义。

表示“酉鸡”𠂔力𠂔 (t'a-xi-a)、“戌狗”𠂔力 (noxo) 的契丹语读音与蒙古语读音 𠂔𠂔𠂔 [taxiy-a]、𠂔𠂔𠂔 [noxai] 基本相同。

表示“亥猪”的契丹字𠂔读uei，在蒙古语中读作 𠂔𠂔𠂔 [γaxai]，这种表述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族均不同。

仔细比对表格中契丹语的十二生肖名称后，能发现其与蒙古语在读音上存在诸多联系。像“兔”“龙”“马”“羊”“鸡”“狗”，二者读音相似度颇高；“牛”“虎”“猴”等，读音相似度相对低些。而“猪”在契丹语里有独特表述，与蒙古语读音差异明显。整体来看，契丹语十二生肖名称和蒙古语读音大多相近，由此足以表明，契丹语与蒙古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2) 数词

目前契丹小字基数词“一”至“十”已全部释读，其字形如下：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契丹语数词具有阴阳性区分特征，不带点的原字（如𠂔、𠂔）主要修饰阴性名词，带点的原字（如𠂔、𠂔）仅用于限定阳性名词。目前学界虽已构拟阴性基数词的读音框架，但阳性词的语音形式尚未完全明确。

为探讨契丹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亲缘关系，以下将基于现有阴性词读音，与蒙古语、保安语、东乡语、达斡尔语和东部裕固语的基数词读音进行对比分析，观察其同源关系。

各语言的具体读音情况看下表。（表1-2）

	契丹语	蒙古语	保安语	东乡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一	əmu	nige	nəgə	niə	nək	nege
二	ʃur	χoyar	guar	gua	xoir	gu:r
三	yur	γurba	guraŋ	guraŋ	g ^w arbə	gurβan
四	dur	dörbe	dəraŋ	dziəroŋ	durb ^w	dərβen
五	t'au	tabu	tawəŋ	tawuŋ	ta:wu	ta:βən
六	nir?	jiryuy-a	dzirgeŋ	dzi:goŋ	dzirgo:	dzirgu:n
七	dol	doloya	dələŋ	doloŋ	dolo:	dələ:n
八	naim	naima	nimaŋ	nəimaŋ	naim	neiman
九	is	yisü	jirsəŋ	jəsəŋ	is	çisən
十	ap'o	arba	harwaŋ	harəŋ	xarbə	harβan

基数词“一”𠂔的对应大字为一，表示“第一”的序数词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

数词“二”𠂇，清格尔泰等（2017）为其拟为ɣur，与古代蒙古语表示“二”的jir、jur词干相近。

基数词“三”𠂇的对应大字为三、内，《秘史》中记载为“𠂇忽兒班”，其词干ɣur-与契丹小字ɣur相对应。关于其读音，清格尔泰（1977，2017）将其释读为ɣur，刘凤翥（2014）拟为ɣərə，二者均支持“ɣur-”为核心词干的结论。

契丹小字“四”𠂇对应的契丹大字为𠂇，由刘凤翥（1982）首次提出。其后，刘凤翥（2014）将𠂇释读为tərə，而清格尔泰等（2017）结合阿尔泰语系音系规律，将其拟音为du~dur。

关于数词“五”𠂇，李文信（1942）首次释读其对应的契丹大字字形为𠂇。此后，即实（1996）将其拟音为t'au，清格尔泰等（2017）进一步论证并修正拟音为t'au，二者音值核心一致，体现了契丹大字语音研究的持续推进。

基数词“六”𠂇的对应契丹大字为𠂇，学界早已释读，但对其读音有不同推测。爱宕松男拟音为ji，即实（1986）拟音为ɣirkə，清格尔泰（1997）拟音为nir。

“七”的阴性基数词为𠂇。对应的契丹大字为𠂇，由刘凤翥（1993）释出。

契丹小字𠂇和𠂇均表示基数词“八”，前者用于女性与男性，后者只用于男性（吴英喆，2007）。𠂇𠂇𠂇为𠂇的分写式（吴英喆，2014）。

“九”𠂇对应的契丹大字字形为𠂇，学界已释读，不同学者对𠂇的读音构拟如下：即实（1996）拟音为isu；刘凤翥（2014）拟音为is或si；清格尔泰等（2017）拟音为is。

数词“十”𠂇的对应大字为𠂇。《秘史》中将“十”记作“𠂇忽兒班”，即实（1996）为数词“十”𠂇拟音为xarpa，清格尔泰等（2017）p'o~ap'o。

从比较结果来看，在一至十的基数词中，除“六”以外，其余九个基数词的读音均与蒙古语相应数词相同或相近。结合语言谱系研究中基本词汇，尤其是数词的稳定性特点，这一现象表明数词称谓可能是确定契丹语亲缘关系的重要依据。基于数词读音的相似性，可进一步推测契丹语与蒙古语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

（3）代词

代词有𠂇 e（这）、𠂇 t（这些）、𠂇 te（那）、𠂇𠂇 te-t（那些）、𠂇𠂇 y-u（什么）、𠂇𠂇 m-i-en（吾）、𠂇𠂇 te-hu（那）等。同样先将契丹语的代词与蒙古语、保安语、东乡语、达斡尔语和东部裕固语的读音进行比较，最后总结概括。

具体代词的读音详情看下表。(表1-3)

	契丹语	蒙古语	保安语	东乡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这	ə	ene	enə	ənə	ənə	ene
这些	əd	edeger	enəla	enedʒɪʁaŋ	əd	enes
那	tə	tere	terə	tərə	ər	tere
那些	təd	tedeger	nögö	ənə/hedʒɪʁaŋ	təd	teres
什么	iu	yayu	jaŋ		jamər	jima
吾	min	minü	mənə	mini	mini:/mini:y	munə

代词“这”~~旁~~虽然在不同语言中的具体读音有所不同，但仍能发现相似之处。比如都带有“ə”音素。

代词“这些”在蒙古语中也称其为  [ede]，这样一来，与蒙古语的读音相似。

代词“那”𐰽（契丹语拟音tə）在《秘史》中译写为“帖^𐰽列”，其语音与蒙古语tere、保安语terə、东乡语təɾə等六种语言相比，均含有“tə”音素。

契丹语“那些”**𐰚𐰣𐰆**（拟音təd）的词首“tə”与蒙古语“那些”（tede）的词首“te”相近，且蒙古语 **ᠲᠡᠳᠡ** [tede]与契丹语təd均通过重复词首音素（te-+复数标记）表达复数指代，这种语音与语法功能的双重对应，暗示两者在语言发展中可能存在渊源关系。

人称代词“吾”**ᠤᠮᠤ**同样体现亲缘特征。在《秘史》中将“我的”**ᠤᠮᠤᠨ** [minü] 记作“米訥”，在现代蒙古语中作[mini:]。此外，在中期蒙古语中 **ᠤᠮᠤ** (我, bi) + **ᠡᠨ** (领格, yin) = **ᠤᠮᠤᠨ**。从以上迹象来看，这显示出一定的语音对应关系。

综合上述相似点可推测，契丹语与蒙古语之间存在紧密的亲缘关系。

(4) 形容词)、

目前已释读的形容词有 𠂔𠂔 sh-ia (好、善)、𠂔𠂔 mod-a-án (歹、恶)、𠂔 ol (多、众)、𠂔欠 SMALL-qó, 𠂔余 SMALL-qu (少、小)、𠂔及 m-o (大、长)、𠂔𠂔 s-iau-qú (甲)、𠂔𠂔 s-iau-qu (乙)、𠂔𠂔 l-iau-qú (丙)、𠂔𠂔 l-iau-qu (丁)、𠂔 GOLD (戊)、𠂔 GOLD° (己)、𠂔 siu° (庚)、𠂔 siu (辛)、𠂔 har-u (壬)、𠂔 har-iú (癸) 等。

将对蒙古语、东部裕固语和达斡尔语的读音展开对比分析，并在文末总结它们之间的亲疏关联情况。

天干的具体读音详情看下表。（表1-4）

	契丹语	蒙古语	达斡尔语	东部裕固语
甲	saug	xöxe	kuk ^w	hkø
乙	saug	xöxegčün	kukulbin	
丙	laug	ola:n	xula:n	la:n
丁	laug	ola:gtšin	xula:rbin	
戊	nigu	sira	far	fra
己	nügu-n?	siraγčün	farəlbin	
庚	siu-n?	čayan	γiya:n	γəga:n
辛	siu	čayaγčün	γiya:lbin	
壬	xaru	xara	xar	xara
癸	xariu?	xaraγčün	xarəlbin	hkø

小字𐰃𐰺、𐰃𐰺出、𐰃、𐰃及与蒙古语中表示“好”“歹”“众”“大”之义的 ᠰᠠᠢᠨ [sain]、 ᠮᠠᠭᠤᠲᠠᠨ [maγutan]、 ᠣᠯᠠᠨ [olan]、 ᠮᠤᠨᠳᠠᠭ [munday]相对应。契丹语中的某些语词与蒙古语的对应语词相比的话，有词末n辅音往往被省略的情况。如：契丹语中的𐰃𐰺 f-ia与蒙古语中的 ᠰᠠᠢᠨ [sain]和𐰃 ol与 ᠣᠯᠠᠨ [olan]等。

从契丹语与蒙古语、达斡尔语等语言的词汇对比看，二者在甲、乙、丙、丁等的读音上差异显著。以“戊山”“己山”为例，契丹语拟音为nigu或nügu-n?，而蒙古语对应词为[sira]、[siraγčün]，语音形式和语义关联上均缺乏直接对应。学界对“戊山”的释义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存在“金”“黄”等不同解读。

“黑”在《秘史》中记作“中合𐰃刺”，而在契丹语中表示“黑”的词有𐰃𐰺（壬）、𐰃𐰺（癸），二者与蒙古语xara、xaraγčün相对应。二者不仅在词根（xar-）上一致，且均有“黑色”之义。这些现象表明，契丹语与蒙古语在基础词汇层面可能存在同源关系。

从形容词的表述上来看，与蒙古语的“好”“歹”“众”“大”有同源关系，但在天干词汇上读音差异明显。

（三）动词

（1）已释读动词

目前已释读具有代表性的动词有积（𐰃𐰺 cu-ud₂） ᠴᠦᠭᠢᠯᠠᠭᠤᠯᠠᠭᠤ [čuylayulxu]、置（𐰃𐰺 t-abu） ᠲᠠᠪᠢᠬᠤ [talbixu]、归（𐰃𐰺 p-od） ᠪᠤᠴᠠᠬᠤ [bučaxu]、封（𐰃𐰺 t-em₂-y） ᠡᠷᠭᠤᠮᠢᠯᠡᠭᠤ [ergümjilexü]、庆（𐰃𐰺 pu-su） ᠬᠤᠰᠡᠬᠤ [xüsexü]、至（𐰃𐰺 h-ui） ᠬᠡᠰᠢᠬᠤ [xürxü]、给（𐰃𐰺 û-ul） ᠣᠭᠬᠤ [ögxü]、坠（𐰃𐰺 n-o） ᠤᠨᠠᠬᠤ [unaXu]、改（𐰃𐰺 au-ul） ᠬᠤᠪᠢᠷᠠᠭᠤᠯᠠᠭᠤ [xubirayulxu]等。

学界将𐰚𐰠𐰍cu-ud₂-li释读为“积”，取“积累、积蓄”之意。根据《姑》第22行记载：“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结合上下文语义，可知，此句描述太保的生平德行，可译为“太保之一生善积诸事于身”。其中，𐰚𐰠𐰍在句中作谓语动词，表“积累”之义。从语音对应来看，该词与蒙古语动词，意为“积累”的 ᠴᠠᠭᠠᠯᠠᠭᠤᠯᠠᠭᠤ [čuylaɣulɣu]存在对应关系，为其释义提供了可靠证据。故该原字为“积”的释义是合理的。

契丹小字𐰚𐰠𐰍 pu-su-h-gu₂被学界释读为“庆”之意。据《智》第3行记载，内容为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结合上下文语义，此句当为对官员功绩的褒扬，可译为“诸官之文武之庆”。从语音对应看，该字契丹语读音与蒙古语动词意为“希望、期望”的 ᠬᠦᠰᠡᠬᠦ [xüsexü]相近。因此，此释义具有合理性。

从方言依据来看，将𐰚𐰠𐰍 t-abu释读为“放置、设置”，对应蒙古语为“ ᠲᠠᠪᠢᠭᠤ [talbiɣu]”，具有较强合理性。其词根“tabu-”与蒙古语方言词根“tæb-” ([tæbɪx]，放置)存在音义对应关系。

(2) 新近释读语词

目前已解读的动词较少，蒙古语的亲属语言音义与契丹语的亲属语言相同的更少。笔者通过对契丹小字资料的考察，释读了以下3个语词“𐰚𐰠𐰍”“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这些音义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的语词，也许对判断契丹语语系归属提供一些线索。

1) 𐰚𐰠𐰍:

《故》4: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𐰚𐰠𐰍

贤 矢

首字𐰚𐰠𐰍 (乌斯哈拉, 2025)，与蒙古语的 ᠮᠡᠷᠭᠡᠨ [mergen]意义和用法均相近，既有“贤明”和“善射”之义，也可表示“贤者”和“善射者”。

契丹小字𐰚𐰠𐰍读音构拟为xarri，学界已成功释读出其前一原字𐰚𐰠𐰍的含义为“矢、箭”，读音为som，与蒙古语里表示“矢、箭”的 ᠰᠤᠮᠤ [sumu]一致，属于名词。基于此，可推断其后面的原字𐰚𐰠𐰍应为动词。《秘史》中“射”曰“𐰚𐰠𐰍合兒鏊周”，𐰚𐰠𐰍首音节xar-与蒙古语“射[ɣarbuɣu]”的词根xar-一致，进一步支持将其释读为“射”的动词形式。除此之外，在东部裕固语中，表示“射箭”的词汇为səməŋ xarβə-，达斡尔语中叫作nəm som xarb-，保安语中是smə ɣabrə-，而在蒙古语中为 ᠨᠤᠮᠤ ᠰᠤᠮᠤ ᠬᠠᠷᠪᠠᠭᠤ [numu sumu xarbuxu]等。进而猜测𐰚𐰠𐰍 har-i具有“射” ᠬᠠᠷᠪᠠᠭᠤ [xarbuxu]之意。

故我们有理由将此三个小字 **𐰺𐰆 𐰺𐰏 𐰺𐰐** 释读为“善射箭” **ᠰᠠᠨ ᠶᠠᠷᠪᠤᠰᠤ** [mergen sumu ḡarbuṣu]。

2)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① 《玦》 22: **𐰺𐰏 𐰺𐰑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𐰺𐰒**

三 年于 事

该字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前出现的原字 **𐰺𐰏 𐰺𐰑**，为其拟音为 *yur ai tə*。其中“**𐰺𐰏**”表阴性基数词“三”，“**𐰺𐰐**”结合语境释为“年”，“**𐰺𐰑**”为向位格附加成分，义“于”，整组可译为“于三年”，构成时间状语。

《秘史》中“尽了直到”为“荅兀思塔刺”、“尽了着”曰“倒兀思拙”。综合所述，将契丹小字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构拟读音为 *t'auslyai*，并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测其可能具有“完、终、尽”之义，对应蒙古语动词 **ᠳᠠᠭᠤᠰᠤᠬᠤ** [daγusḡu]。

故契丹小字 **𐰺𐰏 𐰺𐰑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𐰺𐰒** 有“于三年尽事”之义。

3)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玦》 33: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𐰺𐰒 𐰺𐰓**

泪

大竹昌巳已释读原字 **𐰺𐰒 𐰺𐰓**、**𐰺𐰒 𐰺𐰔** 有“泪”之义。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读音构拟为 *t'sulk*，其音义与蒙古语表“落、滴”之义的动词 **ᠳᠤᠰᠤᠯᠠᠭᠤ** [dusulaḡu] 相对应。除此之外，据《华夷译语》记载，“滴”为“土俗勒台”。

在 **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𐰺𐰒 𐰺𐰓** 的组合中，**𐰺𐰏 𐰺𐰐 𐰺𐰑** 作动宾结构，表“滴、落”，**𐰺𐰒 𐰺𐰓** 作宾语，表“泪”，构成动宾结构“落泪”之义。该结构与蒙古语 **ᠳᠤᠰᠤᠯᠠᠭᠤ ᠨᠢᠪᠤᠰᠤ** [dusulaḡu nilbusu] 相对应。

三、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针对已释读、音义基本确定且与蒙古语在音义上存在关联的契丹小字词汇，开展系统整理、分类与研究。目前，契丹语归属阿尔泰语系无争议，但所属语族仍存分歧。语音层面，契丹语元音种类丰富，已释读词汇中至少发现8个元音，元音有阴阳之分，元音和谐规律显著；辅音种类亦多，在词首、词中、词尾高频出现，这点与蒙古语相似。从现阶段已释读词汇看，契丹语静词、动词与蒙古语对应词汇较多。综合上述迹象，契丹语可能属蒙古语族语言。

契丹小字碑刻简称及其全称：

1. 《姑》：《耶律迪里姑太保墓志铭》
2. 《查》：《萧查刺相公墓志铭》
3. 《智》：《耶律智先太尉墓志铭》
4. 《故》：《故耶律氏铭石》
5. 《图》：《萧图古辞尚书墓志铭》
6. 《胡》：《萧胡睹堇太师墓志铭》
7. 《玦》：《耶律玦敞稳墓志铭》

参考文献

- 克拉普洛特. (1823). 亚洲史表. 巴黎.
- 白鸟库吉. (1934). 东胡民族考.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李文信. (1942). 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 《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 3.
- 爱宕松男. (1956). 契丹文字解读. 《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
- 阎万章. (1957). 锦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 《考古学报》, 2.
- 刘凤翥. (1982). 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 《民族语文》, 3.
- 刘凤翥. (1983). 契丹小字314 324的解读及其他. 《宋辽金史研究》.
- 丰田五郎. (1984). 契丹大字の日付について. 《京都产业大学国际言语科学研究所所报》, 6 (1).
- 王弘力. (1986).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 《民族语文》, 4.
- 即实. (1986). 关于契丹数词音读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 刘凤翥. (1993). 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 《汉学研究》, 1.
- 周建奇. (1994). 女真0与契丹小字3140.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 即实. (1996). 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 清格尔泰. (1997).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 清格尔泰, 刘凤翥, 于宝林, 陈乃雄, 邢复礼. (1977).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 栗林均, 确精扎布. (2001). 《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語全単語・語尾索引. 仙台: 日本東北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
- 吴英喆. (2007). 契丹语静词语法范畴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吴英喆. (2014) 关于若干契丹原字的读音. ALTAI HAKPO, 24, 129-134.
- 刘凤翥. (2014).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陈浩（编）. (2020). 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英喆. (2022). 契丹文基数词“一”音值考. 《民族语文》, 3, 116-122.

乌斯哈拉, 吉如何. (2025). 契丹小字 𐰺 考. 《西夏研究》, 1, 136-142.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ciphered Khitan scripts and vocabula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of the linguistic family affiliation of the Khitan language, which has four main viewpoints: belonging to the Mongolian branch, being a mixed language of Mongolian and Tungusic, etc. Among the deciphered Khitan words, there are many Chinese loanwords, but they are of limited use for studying the linguistic family affiliation. The remaining static words and some verbs have many similarities or correspondences with Mongolian in terms of pronunciation, sound and meaning, especially the obvious similarities in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Chinese zodiac animals and numerals. On the whole, there is no dispute that the Khitan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Altaic language family, and it may belong to the Mongolian branch.

Key words: Khitan Language; Linguistic Family Affiliation; Khitan Characters and Vocabulary; Mongolian Branch